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F1.22/
.t CEB24

总登记号

133575

日本音乐史

伊庭孝著

日本音乐史

〔日〕伊庭 孝著
郎 樱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日 本 音 乐 史

伊庭 孝著

本书根据日本音乐之友社 1965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戚惠武

日 本 音 乐 史

〔日〕伊庭 孝著

郎 樱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0 千文字 6.25 印张

198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535 册

书号：8026·4047 定价：1.05 元

序 言

我曾在日本大学艺术系担任过两年日本音乐史讲座课，向学生讲授日本音乐大纲。这两年的教学彻底失败了，这是由于我向
学生所讲授的是我的旧作《日本音乐概论》的内容纲要之故。第一
学年结束时，我刚刚讲到能乐部分，第二学年仍然没有多大进展。
失败的原因在于学生不熟悉日本的历史情况，而我却向他们灌输
了过多的珍贵资料。后来，我又担任了西洋音乐史讲座的任务，
没有过多地单就音乐进行讲授，而是致力于阐述时代与音乐的关
系，学生便易于理解，讲座也越来越有成效。因此，这次在写作
这部日本音乐史的过程中，以日本的正史作为基干，结合音乐的
产生和发展，来阐述作为日本历史要素之一的日本音乐，并力图
以此给日本音乐史增添新的意义。我相信若采用这种方法对日本
音乐进行鸟瞰式的讲解，定会获得成效。当然，日本音乐的细
目很多，由于有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专著，所以我在本书中对于
那些专门性的问题尽量回避。有关这些问题希望参酌我的旧著
《日本音乐概论》（厚生阁版），倘若仍感不足，分科进行研究的专
著甚多，望各位自行深入地研究。

我在旧著中曾花费了我大量心血，但由于当时研究得尚不充
分，不足之处很多。因此，对于需要补充和已发现的错误，在本
版中一并进行了订正和增补。如果旧著与本书有矛盾之处，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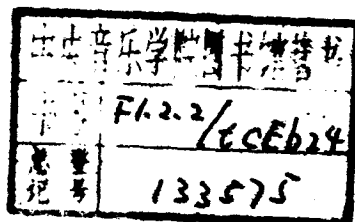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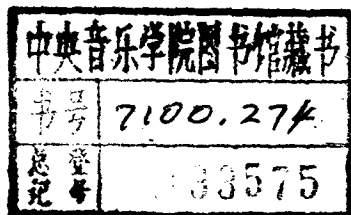
本书为准。当然，旧著与本书的写作目的不尽相同，记述的详略也不能相比。但旧著中需订正增补之处甚多，而在本书中所能做到的尚不足其十分之一，对此深表遗憾。

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执笔非常急迫，仅用三十天时间即已脱稿，因力图以简洁为宗旨，文笔也较生硬，本人也不甚满意。本想把文章写得更精炼一些来论述日本音乐，但是实在难以成就其志。

本书对于旧著中有关地歌和箏曲的部分，修改的地方颇多。承蒙藤田斗南先生大力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伊庭 孝

一九三四年于雨安居庄



目 次

序 言

绪 论..... 1

一、日本音乐史的写作方法..... 1

二、从文化史看古代日本..... 4

第一章 从太古到佛教传入前.....11

第一节 关于天孙降临的传说.....11

第二节 从建国到崇神天皇.....16

第三节 日本武尊到佛教传入前.....21

第四节 古代歌谣的形式与音乐.....32

第二章 飞鸟朝、奈良朝.....47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与圣德太子.....47

第二节 大化革新及奈良朝.....51

第三章 平安朝.....62

第一节 从迁都到村上天皇的时代概况.....62

第二节 雅乐与催马乐.....69

第三节 藤原家族全盛时期.....76

第四节 神乐、风俗、东游等.....79

第五节 平氏时代.....84

第四章 武士时代.....91

第一节 武士精神的反映·····	91
第二节 镰仓时代与音乐·····	97
第三节 从建武中兴到室町、东山时代·····	104
第五章 德川氏初期 ·····	116
第一节 安土、桃山时代概况·····	116
第二节 安土、桃山时代的音乐·····	120
第三节 从庆长到元禄·····	126
第四节 德川初期的音乐和表演艺术·····	134
第六章 德川中期(至化政年间) ·····	151
第一节 享保、宽政、化政的文化·····	151
第二节 德川中期的音乐·····	157
第七章 幕府末期(天保以后) ·····	172
第一节 幕末的混乱·····	172
第二节 幕府末期的各种艺术·····	179
《日本音乐史》简介 ·····堀内敬三	187
译后记 ·····	189

绪 论

一、日本音乐史的写作方法

我们学习西洋音乐史是为了接触音乐的本质和了解现在的音乐。但是，研究日本音乐史不是为了了解现在的音乐。即使为了理解三味线音乐，也用不着专门去研究日本音乐史。了解日本音乐的过去，不是为了了解音乐，而是为了了解在音乐中表现出来的日本历史。如果仅以了解过去的音乐为目的，那么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这种研究就没有更大的价值了。当然，这种研究对于真正的专家、少数的日本音乐研究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假如这样，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音乐史是日本文化史的一个分科吗？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时尚早。先让我在这里就日本音乐史研究的态度予以说明，否则，我写作这部书的主旨就不能成立。

现在我们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即音乐研究者。著书的作者、买书的读者都是音乐研究者。因此，首先要把音乐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心致志地研究日本音乐的演变。为了尽可能不步入歧途，就要深入日本音乐的内部进行专门性的分科研究。这种立场是纯音乐性的。我在一九二九年写的《日本音乐概论》一书就是以这种立场行事的。高野辰之先生的《日本歌谣史》也是属于专门性

研究的范围，与我的立场相同。这虽然非常重要，但是我认为，当今没有必要将相同内容的书写成两册。

第二种方法是把音乐置于文化史中进行研究，即把某一民族的进化看作自然现象，把它与邻近的国家或与之相似的人种的比较以及他们相互间的往来等作为着眼点进行调查，然后将研究的视线投射到国民音乐的发展上去。这种方法具有研究文化史的性质。田边尚雄先生的《日本音乐之研究》和他的其他大小著作都是对日本音乐进行专门性研究的出色成果，但同时，它们又具有文化史研究的特点。这种方法对于一般文化史是有很大贡献的，单独作为历史来看，它的意义也是很大的。因此，这种研究成果也可以成为非音乐专家的参考资料。

第三种则是本书所采用的方法：试图通过音乐研究去表现当时时代的气息。这是一件雄心勃勃、然而却又是很难做好的工作。不过以此作为主旨也是颇为有意思的。这样写法，虽然日本音乐的材料还不甚丰富，但是它有别于西方音乐，可以突出每个时代那些具有时代特点的音乐。这些音乐本身到底具有多大价值另当别论，总而言之，它是产生过各种类型音乐的。我要把它们与时代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换言之，这可以说是在日本历史中特别着重有关音乐方面的一种写作方法，也可以说是从日本历史的河流中去攫取如同只有头部露在水面上游泳的音乐的一种写作方法。

这种方法确实很有趣味，不仅有趣味，对于现代的日本也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有必要对日本进行再认识，这种再认识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进行，例如从宗教思想、道德、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等，可以得出许多专门性的见解。由于我们是音乐家，所以要把音乐做为观察的出发点，手持音乐这张门票去通观历史。

因而，我在这本书中尽力回避单纯就日本音乐进行非常细致的专门化的研究。对日本音乐的论述，我都是采取极稳妥之说，并以此作为正确的定论，加以介绍。有关这些论述的资料性研究主要参酌了我的旧著《日本音乐概论》。当然，在很多地方也引用和参照了各位名家的论著。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准确性仍不能与第一种写作方法相比拟。由于目的不同，关于这一点，尚希读者鉴谅。

日本音乐史时代的划分——我在《日本音乐概论》的第三篇中，曾以《从发展看日本音乐的形态》为题讲述了日本音乐史。这种论述形式是以音乐形态作为主要目的的，因此，各章进行了分类，按音乐产生年代的顺序直写到明治初年整个音乐发展的过程。但是，本书如前所述，它的目的不是以音乐为主，而是以时代为主，在论述时代的同时讲解音乐。例如能乐，产生于足利时代，但是它的渊源却更为久远。其五个流派的形成则是在德川幕府初期第二代将军时代。假若以能乐作为主体加以论述的话，必须要对此加以连续的记载。假若以时代为重点的话，就必须说明它是在足利时代产生，而在德川时代达到空前繁盛的。本书主要着眼于时代。当然，任何一部音乐史都不能脱离时代，而本书特别强调以时代为主。

第一期 从原始时代到佛教传入之前

……至钦明十三年(公元 552 年)

从音乐方面说，这是从《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歌谣到外国音乐传入前的时期。

第二期 飞鸟朝和奈良朝

推古(公元 592 年)……延历十三年(公元 794 年)

飞鸟朝(推古——持统)592年—696年

奈良朝(元明朝和铜三年——平安迁都)公元710—794年

从音乐方面说,这是外国音乐传人的时代。

第三期 平安朝

平安迁都(公元794年)——平氏亡(公元1185年)

从音乐方面说,这是雅乐全盛时期。

第四期 武士时代(公元1184—1573年)

镰仓时代(寿永三年——北条氏亡,元弘三年)1184—1333年

足利时代(建武元年——应仁之乱结束,文明九年)公元1334—
1477年

战国时代(至室町幕府亡,天正元年)至公元1573年

第五期 德川氏初期(公元1576—1703年)

安土时代(天正四年——丰臣氏亡,元和元年)公元1576—
1615年

德川幕府成立(庆长八年——元禄十六年)公元1603—1703年

第六期 元禄以后(公元1704—1829年)

宝永元年——文政十二年(公元1704—1829年)

第七期 幕府末期以后(公元1830年以后)

天保元年——现代

二、从文化史看古代日本

古代一词,在历史范畴内的概念是不十分明确的,而且在西方

和在日本它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古代即指有历史以后的时代，有历史以前的时代称作太古或神代，这是从神话时代开始的。既然是神话时代，就有些记载可寻，可是由于这些记载缺乏科学方面的准确性，所以不能作为正史的依据。在这些神话中出现的不是些介于人和神之间的中间物，就是动物类似人一样在活动。但是这种神话也具有某种意义，反映了其民族过去漫长发展的历史。因此，以神话为资料也可以做出一些具有某种可靠性的推测来。也就是说，可以把神话视为一种记载。对它进行猜谜般的解释也是必要的。当然，由于解释的不同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如什么“日本的高天原就是希腊”啦，或者是“菲律宾”啦，什么“出云是艾多姆国^{*}，日本人的祖先是犹太人”等等说法也产生出来了。这些极端的臆说另当别论，当然有些推测则成为比较有力的历史资料。这个时代称为原史时代 (Protohistoric Age)。原史时代是从神话时代进入人类的时代，即进入到具有确凿记载的历史时代 (Historic Age)。

但是，原史时代以前还曾有过一个时代。从地质学方面说，这个时代有着极为漫长的多少万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却不曾有这样悠久的历史。这是个全无记录的时代，称之为史前时代 (Prehistoric Age)。研究音乐的历史没有必要追溯到这个时代。

但是，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原史时代始于哪年、终于哪年，历史时代又始于哪年，都是不可能统一规定出来的。有的国家从很早以前就有记载，如中国等国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也有国家文化发展迟缓、原史时代漫长，如未开化的国家就是这样。那么，我们日本国属于哪种情况呢？日本民族的文化始于新

^{*} 艾多姆国 (Эдом) 系指古代中亚细亚在现在约旦境内的小山地国家。
——译者注(下同)

石器时代，在这一点上诸说大体一致。关于日本民族文化开始形成的年代问题，可参照米伦、坪井博士、中目觉的学说及其他诸说，大致可以把公元前二千年这个年代作为一个标准起点。这是对大森贝塚*出现于海岸的年代和对东京湾沿岸的隅田川堆积物的研究而推测出来的。对于史前时代的研究，不是依据文献，主要依据文物的发掘，因此研究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与原史时代对神话记载进行解释所得出的推测相比，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作为原史时代资料的神话和传说，大多是从开天辟地开始的，所以原史和史前时代之间也不可能截然分开。我们日本等国原史时代极短，从史前时代一下就进入了历史时代。我们原始时代的材料主要依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这两册书的记载。当然，这两本书的记载材料不可全信。在古代，我国与朝鲜、中国是有交通往来，所以，这两本书中与朝鲜和中国的记载相符之处，可以断定是准确的。我国最古的记载《古事记》是怎样写成的呢？和铜三年（公元710年），元明天皇的朝代有位名叫太安麻吕的人，他根据一位名叫稗田阿礼的、记忆力非常强的老人所讲述的故事，记录整理、编纂而成。我国古代是没有文字的，因此，在朝廷中，在诸国都设有语部，其主旨是追忆古事，举行仪式时，语部成员在朝廷中讲述历史掌故。这种制度在我国可称作职员录的《延喜式》中有几处记载。这位稗田阿礼也许就是语部中的一员。太安麻吕还参与了以后的《日本书纪》的编纂工作。他不仅参酌了阿礼的说法，也参考了当时其他的书籍和别人的讲法。《古事记》仅用了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写成了，但是《日本书纪》却

* 这是位于东京都大田区山王-丁目的绳文时代的遗迹。1877年开始发掘，成为日本考古学的发祥地。

用了很长时间。

把这两本书中所写的事与中国和朝鲜的记载对照一下，干支相合年代不同的地方有五、六处。在应仁天皇的年代上便相差了一百二十年，其他相差一百二十年的还有多处，这整整算错了两个干支。因此，经双方对照确认为无误的是从允恭天皇（公元412—453年）以后的年代。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历史才是可信的。在《日本书纪》中曾记载，允恭天皇前两代的履仲天皇四年（公元403年），开始在日本诸国设置史官，这以后的记载如果被认为是准确的话，那么如下这段记载：“诸国设有国史，记载言行事件，使其志达四方”（《日本书纪》中的《履仲纪》）就是很有价值了。可以把这个年代作为日本进入历史时代的标志，在此之前的历史和神话均属于原史时代的范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建国年代的问题。如今是昭和九年，公元一九三四年，即所谓的建国二千五百九十四年。如前所述，履仲天皇和允恭天皇以前的年代有许多差错，根据对各个朝代天皇在位年数的统计，建国年代大约应在履仲天皇和允恭天皇之前六百年。这样正好与西历相差无几。关于这一点，现在学者们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有些人的估计比这还早三百年左右，大约是在公元前五十年到公元前三百年这段时间吧！总之，不可能定出一个确切的年代。如果不承认这种误差，那么进行历史研究，特别是对古代事件的研究，方针就会出现错误。本书的年代按西历计算，以利对照方便。不管日本原史时代是从何时开始的，总之，它的时间是很短的，这点比较明确。

史前时代的遗物和文明——我国古代民族或者原始居民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是确定日本种族的重要大事。由于日本是个岛国，自古以来很少受外敌侵略，而且与邻国的交通往来也不便，

所以从根本上说外来影响较少。加之德川幕府时代实行了三百年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使人觉得日本的国民性似乎一定非常鲜明，日本人种也一定十分纯粹。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感觉而已，从科学上说并非如此。确定日本人的种族问题对于学者来说，向来十分困难。这必须通过对骨骼的研究、语源的剖析、文物的调查、宗教和技术的研究以及对其他种种情况的考察才能确定。木村鹰太郎认为日本人种是希腊人，这种观点使人感到多少有些荒唐，但日本人是雅利安人种的结论是通过语言方面的研究得出来的，这种观点曾轰动一时。再如小谷部认为日本人是犹太人的后裔，“耶萨乌”作为犹太人一个不明下落的部族，自古以来就是个悬案。小谷部认为“耶萨乌”即是虾夷，而虾夷则是日本人，所以日本人乃是犹太人，这也是一说。小谷部的研究很精密且牢靠，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驳倒的。北里闾研究了菲律宾语，他从菲律宾语与《古事记》的语言学上的系类推论，认为日本民族可能是菲律宾人北上至九州一带与原居民及朝鲜人结合形成的民族。此说虽尚不为众人所知，但是有进一步考虑的余地。由于本书的任务不是对此问题进行专门性的研究，所以书中所采用之说是以至今诸说中最稳妥的一种为依据的。

不容忽视的是，在日本的建筑和习俗上有与南洋人相似之处。架上的建筑及其千木等形式以及服装式样等等，使人联想到日本人是南洋热带民族的后裔。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相信此说。但是随着对东部西伯利亚种族和对朝鲜研究的盛行，有的学者从有关体质、文化关系方面考察，认为从史前文化时代开始，即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开始，西伯利亚民族的通古斯族（Tunguse）曾移居日本岛，他们逐走了原居民阿依努族人，成为主要居民定居下来。其后从印度支那向九州的移民，北上的马来

人，南下的蒙古人，此外还有从亚洲东端西进的犹太系的民族，若干人种结合起来形成了日本民族。总之，日本民族是许多人种的杂种，进入历史时代以后，外族仍然陆续不断迁入日本。日本民族保留了各个种族的长处，形成了近代的日本人。因此，日本民族包含着许多要素，在精神方面也是非常复杂，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这一点与西欧人不同。日本人在与他人交往的同时完好地保存住自己的种种特点。因此在日本的文化中多种色彩相互交融并存一体。仅从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看，没有一个地方的文化能象日本文化这样在艺术中吸收和保存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因素。在此仅以我们的研究对象——日本音乐为例来加以说明，其内容也是十分复杂的。

三韩乐传入以前的情况，不幸难以查明。然而，日本原始音乐的面目今天若能搞清楚的话，我想在这音乐中一定能够表现出原始时代迁移来的各民族的特点。并且直到德川时代，日本音乐实际上深受外国音乐的影响，至今遗留着这种影响之处甚多。

由于日本的史前时代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相比，其时间距今较近，因此日本民族则是由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移居日本而形成的。从古墓中竟发现了可以想象当时能够制造玻璃的遗物。虽然对于那时日本音乐的状况尚未详知，但是就出土的铜铎进行观察，便可以了解到那时日本音乐已发展到相当开化的阶段了。铜铎是在天智天皇七年(公元668年)首次在近江发现的，接着在和铜六年(公元713年)又在长冈野发现，此后各地又有多次发现。梅野末吉还就这一问题撰写了巨著，书中描绘了长冈野的铜铎：“高三尺，直径一尺，音律协吕”。它大约是这样大的一个钧钟，既可看作是乐器，也可看成是装饰品，总之不难想象，它是能鸣响的东西。它最珍贵之处在于除了日本以外，在其他地方尚未发掘。

在日本出土很多，而在中国和朝鲜却没有。仅仅在西南亚出土过类似铜铎的铜鼓，据说那里现在还保存着实物，估计这可能与苗族有着某种关系。

另外，从旧阿依努人的遗址中发掘过土笛，从古墓中挖掘出数量相当多的青铜铃。从日本古代居民的遗址中还挖掘出高杯形的土笛、土铃等。这些乐器的用法不详。但是，进入原史时代以后，关于石笛和土笛当然没有记载，有关铃和铎的记载只有一、二处，不及竹笛和箏的记载那样多。看来，只有石笛、土笛以及青铜乐器可能就是史前时代音乐方面的全部遗物。当然，即使当时有用植物做成的乐器，可能因腐朽而失传了。总之，从文化史的第一页开始，就有使用乐器的证据，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